常州府志卷之三十七

藝文

雜著

延州來季子贊

蘇軾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于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

勾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于吳王許之子胥
諫不聽則吳之亾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
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亾十三年耳而謂
季子不知可乎闔閭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是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
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
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必亾而終無一言於夫
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閭覇而夫差殺之如臯
陶豈獨難于季子乎嗚呼悲乎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
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
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
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贊曰泰
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秋幾五
之二古之古人有化無死

季子墓碑跋

都穆

吳延陵季子墓在常州江陰縣西申浦墓故有碑曰嗚
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自昔傳以爲孔子之筆其大徑
尺體勢奇偉攷之唐開元中元宗嘗命搨其書大歷十
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石延陵廟中今碑之存者乃
宋崇寧二年知常州事朱彥立益刻之者屢矣歐陽永

叔好集古文其論此碑本之太史公書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謂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後永叔有趙明誠者録古金石多至二千而此碑不與遂使好古之士不能不置疑其間穆嘗讀越紀見其中載越王勾踐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理往奏則孔子固嘗歷吳至越其書近古言似非僞豈太史公未之見耶況春秋之時賢如季子固聖人之所與今觀十字之間辭約意博宛然魯史之法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不必親登其墓而後表之亦未可知也但觀之筆以竹而紙以代簡則自漢始及觀古法帖亦有是文大不逾寸而多二言庶幾竹簡之書宋黃伯思號稱博物定其非僞今碑字若此豈真是耶抑後人轉相傳摹擴而大之又未可知也雖然元宗嘗命搨本則唐以前已有刻字而其來遠矣又豈後人所敢議耶監察御史謝公球巡歷吳中謂穆吳人頗知稽古命知縣事王君鉼考其説遂著之云爾

季子論

黃　傳

按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或爲生亂而春秋貶之或以爲讓國而賢之以爲賢之者公羊穀梁也惟吳萊立夫則以爲不貶之亦不賢之因其來聘而記之耳貶之

者之說曰札狥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而篡弒奪攘之禍相尋於吳則季子之生亂也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毋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今乃畧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而無異稱焉其貶之深矣賢之者之說曰諸樊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光殺僚而致國乎季子不受況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子又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吳稱子善使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子世及常法也兄弟反側法之變也沙中盤庚之間殷以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之辭國乃生亂哉長幼之序不可紊君臣之分不可亂此則季子之心耳若季子之辭國生亂非獨聖人不能于是貶之雖聖人欲于是而稱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齊桓召陵之師楚人求有必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王室微矣而又使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歸則我公請之于齊而欲靖魯國之亂叔肸貴而世遂爲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四子以立義豈得

與季札倒而言之哉吳之使通禮未同于中國吳子之使術也故聖人一以是使札是猶楚子之使椒秦伯之書之諸說如此以愚觀之以爲貶其生亂者固以傷于深文以爲賢其讓國者亦微涉于淺見也初季子之讓國也豈能逆覩魚劍之禍哉使光也僚也皆季子也皆諸父也魚劍何爲乎來哉故以生亂爲季子罪者是以成敗論人吹毛而求其疵也季子之歷聘諸國也觀其禮而知其政觀其樂而知其德觀其君臣之言語威儀而知其終身禍福之所止示之趨避之途而莫不明驗焉則夫諸樊兄弟之不足以昌其邦光僚諸子之不足以衍其慶益已了了目中矣其所以因亂而必逃坐視骨肉之相殘宗祀血食之凜凜也者豈季子之本心乎蓋義有重于亾國與絕祀者故不得已忍而爲此也意者季子之讓國其諸以僭王之故歟諸侯而僭王莫大之惡也吾受國而襲之吾豈可以爲人吾受國而革之吾則賢矣置吾父兄于何地也故吾寧受匹夫狷介之名寧受天下後世生亂之責寧使不才子弟爭奪而亂亾而不忍身被僭逆之醜手揭父兄之惡赫赫然示天下的也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者季子有焉或曰季子舍父兄之惡盍諫而更諸曰季子

蓋嘗諫矣特以事體非常而視聽可駭不敢公言于朝廷而但密陳于私室故國人不得聞史策不得書耳由此言之則春秋之于季子誠無意于貶之賢之而季子之所存深矣厚矣區區讓國以爲賢直其所託而逃焉之虛器也韓說無稽漫志之以俟君子正焉

厲鬼辨

謝應芳

往予過無錫適有人出郭迓神赤髮青面吻出四牙狀極詭異旗旌鼓吹備從而界之予嘗訝而問焉人曰此唐張巡也且言公死時自謂當作厲鬼故世稱公爲疫厲之神而崇祀焉嗚乎是何邪說者附會如此耶按唐史公守睢陽如一木支大厦之暉兵盡力竭死不忘君故發憤曰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擊賊此蓋忠義激烈之辭豈謂爲疫厲之鬼以害天下後世之人哉所謂厲鬼者乃汎言剛厲之鬼若韓文驅厲鬼之厲相似非厲疫之厲也誣枉前賢妄惑後世邪說之害一至于此可不辨哉弟恨老無能爲不能爲州人毀除淫祠一洗習俗之陋區區謇言用告來者

河渠議

姚文灝

舊見毘陵志敘沿江諸港皆自外而內自下而上創置源流私怪近世作志者不識水道比于汨陳不意江陰

舊志亦然矣夫三吳水道皆西出于山中瀦于澤東北注于江海源流甚明何乃類云自大江而入南京某處某處耶是以諸港皆出于江而流出于漕渠若荆州沱潛出于江漢之類悖甚矣此必前代初作志者見諸港腹裏上源千支萬派交流錯注難爲本始而其入江之處却有頭緒易于識別遂據彼叙起不顧其以尾爲首而後來續志者承訛踵謬莫覺其非也然觀其初似亦知諸港之不可以江爲源故于黃田港夏港猶云北引江湖而入若曰自江而入者潮耳非流水也至于石頭蔡港而下遂忘其初意畧去潮字而直云自大江入矣可乎哉由僕之說記黃田者當云東引長河西至九里河口折而北貫城中出黃田閘北入江舊志乃云北引江潮貫城南出折而西截蔡涇與夏港合流以達于漕渠記夏港者當云南引五瀉堰過青陽北至山塘河口折而東過案鎮出蔡涇閘北入江舊志乃云北引江潮南出蔡涇折而西過案鎮截山塘又折而南歷青暘至五瀉堰以達于無錫且夏港自西南來出蔡涇而入江黃田自東南來貫縣城而入江二港相距九里各自入江昔于九里之間鑿渠以通舟楫遂以九里名河是二港自二港九里自九里也而舊志之記黃田乃舍其東

南之源而假以西南之派且并合九里又以上下名二閘若本爲一港者彼豈知山水各有派而二閘本不相涉乎此其大者餘可例推也由是言之則前記所叙謬屢多矣嘉定開河記云暨陽北通大江其支港與河接者多置水門語意似爲黃田夏港皆大江之支港也又云導河自城闉南出黃田西距五瀉大觀記亦云黃田港北引大江貫城中南出于郭逶迤截蔡港又云黃田即港口爲上閘又即蔡涇爲下閘夫謂黃田爲上閘者謂水于此來也謂蔡涇爲下閘者謂水于此去也又云導申利二港注之武進政和記云導江水而南被由黃田港距五瀉堰而爲漕渠渠果江水之所爲乎若是者皆爲首尾例置支派混淆同歸于汨陳似宜刪去但存其他論議及廢置歲月可也最後得曹宿氏劄子其畧云江陰地勢最卑當運河下流其水自常州經申港利港以入于江又云丹陽練湖白鶴諸溪水西自常州而來入于江陰其南太湖梁溪皆溢于運河自五瀉堰奔衝而下申利等港以出于江不意諸志舛逆之餘復有深明水道自源而委秩然粲然如曹氏者賢于人遠矣

九里河議

姚文灝

東南諸河惟此易壅推原其故蓋有三端一是黃田潮來自東而西蔡涇潮來自西而東交衝互激會趨斜涇湧滾沙泥積聚腰腹一是濬起浮土堆積兩厓風雨淋洗旋復入河且河形曲隘厓勢高陡疏鑿既深黃沙壁立復水之後遇浸輒崩少剝一隅便壅數丈一是中吳地勢沿江有山爲之包防近山土壤迤邐隆起山脉別帶生氣流通日漸增長如古書傳所謂息壤造化之理則然不足爲怪坐此三故人不察以致此河最易堙廢今欲開挑務圖遠利毋規近功必先鑿去兩岸積土使與裏田相平却又鑿去兩岸本身各一二丈坡陁其勢以漸入河如馬槽狀期以兩年功程成就此事先年止是修岸次年方可開河但農民孱弱力不任事官府拘役心不樂趨久勞無功志有怠懈合無量令該役人夫出辦食費錢物官爲收貯僱倩靖江等處專業土工包辦開挑取具其所必費而免其所不欲爲還其工夫自作本業官省程督民不失農兩皆便益再有不敷查支在官銀錢輳助又邑侯黃傳議曰削壓土田過多或致寒細失業惟購貿諸田以漸爲之而又相度形便改鑿河口別出蔡涇之南拒却蔡涇潮流不使東行以相衝鬬則河可長流不壅

靖江開港議

靖水國也庫處江心歲歲苦潦明府不遺荒陬慮執事者不虞其職民不得甦甚盛心也竊見靖河港自瀾港起至西開沙繆清共九十四港水之支流不一人之聚集不常非若延陵秣陵河當午道通爲一帶召工開濬可一呼而集委官巡視可爲崩淤逋年開濬不可閣停雖有得利人失所宜而恃強凌弱勞逸不均在在有之又侵牟者多深廣皆不如制尤明府所宜更新者也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謂農工已畢可用民力也竊謂靖江開港農桑無若立春後一日鳩百工一月之中縣官不治他事專使遂之可以二十日而畢夏秋已後官府庶務所煩可以二十日而畢也民貧富強弱不一工動恃人私之期若干秋成之後則去春太早易淤延二三月則傷不齊或有規避或有求索或有欺負停閣之弊多生于此若人派定開港步數可一一考其成功語曰以佚役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也故能二十日而畢何以故夏秋之後不煩官府也往濬者但用鐵鍬應手置岸上天雨水復流入河則是未嘗濬河也若人具器一去河岸三丈置土田中其時麥苗未起

兼可肥田是夏秋淋潦永無患也遂事之後令亭長刻石兩傍某段廣三丈每港口立一樁深八尺爲度石不得移樁不得去準直一定歲以爲常則河水入江靖民永有粒食之慶矣下官之言麤踈煩絮然而聾瞶具聰明之用負薪有廊廟之談惟明府裁之

河渠說

明唐鶴徵

無錫於運河之南則接武進界曰雙牌東引運河至神護鄉入陽湖港於運河北則接江陰界曰墓塘港在縣北與道鄉自咸塘西爲鄒祁河至興寧界口名慕塘尖爲墓塘港行二里許與西爪瀆會接江陰界雙牌之東曰直湖港在青城鄉東引運河西入志公港西會北湯湖亦至神護鄉又至富安港入于震澤直湖之東曰花渡港東引運河西北入直湖又東曰雙河引運河過錢橋越布政鄉貫直湖港南下震澤無錫由郡城至宜興水道二百餘里自雙河取道花渡百四十里可至宜興矣蓋二縣皆在郡南故也自雙牌以下四港相去不遠故或會于陽湖或會于直湖皆由于惠山之西以入震澤者惠山之泉聚爲梁溪北入運河遶惠山自開原數里過仙女墩折而西南行分而爲二東曰大渲涂西曰小渲涂中隔平壤相去五里許南行十餘里會于青町

渰稍南爲長廣溪長三十里廣里許受揚名開化諸山之水北合五里湖南合洪邱渰併青祈渰則赤城溪新安溪唐干渰無不會矣而後入於震澤蠡湖凡八十五里謂之孟瀆亦謂之蠡瀆東接運河西合梁墓涇南行十餘里至蠡湖南入赤城溪自蠡口分流而行已入唐干渰矣況東葑瀆在縣西二十里已引運河西入蠡瀆乎則是錫邑之水南下蘇州者不能三分之一而西趨震澤者十分之七矣去城北二里一閘口河舊從五瀉口來宣德間始鑿之由顧城南至蔡家渡分而爲二其一循城而東越景雲至梅李鄉而入于伯瀆其一東流越膠山鄉而與宅仁鄉新河北接江陰俗謂之南北興塘河無錫之水自邑東而延于西南莫長于此者幾繞四境而遍之矣余徐察之宅仁與張涇一帶乃無錫所稱高阜水無逆上之理北興塘當受江陰之流而入南興塘者人自邑出適據其中故以分而爲二不知其高下必有分矣其咸塘嚴埭張塘大都在縣東北盤旋分合于興寧天授間而接江陰之流者爲多鴨城河在縣城東梅李鄉分自運河至景雲出江陂橋越梅李上福至延祥而止在景雲者爲王莊橋河江陂河在梅李者爲新塘河爲鴨城河在上福者爲信義瀆爲杜家河亦

名太平橋河至延祥鄉蓄爲謝塘引流至甘露分而爲二過濠橋一由月河皆東至濠湖卽俗所稱鵝肫蕩也其破塘潭塘斷塘橫塘橫塘皆在縣之東破塘則自鴨城分流越泰伯而入籃湖潭塘斷塘橫塘則自鴨城分流北行爲劉家濠湖橫塘則信義瀆之旁注干此者東貫走馬塘爲芙蓉塘河至懷仁鄉爲盛塘河入常熟界大都天下之物恒爭於其所不足而棄於其所有餘洛社以北疏浚竭人力而不敢告勞洛社以南則運河未嘗告澀有餘不足之明驗也十里之間水之有餘不足頓異豈無錫與江陰之流獨多耶抑無錫之低下幾于震澤平耶不獨橫浦獨山吳塘諸門與湖灌輸而開原富安新安開化揚名歷五鄉九十五里處處與湖通而水反有餘非以其平故耶昔人以邊江諸閘爲瀉內地之水郡倅姚公獨以爲納江洋之流皆不觀湖汝之故高下之形者也江南之高下原不相懸江湖之來至以尋丈數日不雨深流或至膠舟浹旬而霖平原若干頃竟則知內地旱澇亦能內灌以濟旱況于江乎西風可以決湖水而西流況水之有旱澇乎察此可

以知蓄洩矣

水利說

無錫河以千百數惟梁溪爲大梁溪之外爲溪者以十數惟長廣溪爲大運河之大自京口建瓴而下兩溪受之以注太湖太湖演漾饒蒲葦蘆蛤之屬民芟牧其中以爲利或築爲田畏時雨陽湖滙爲巨浸芙蓉五步皆湖也今湖旁皆爲葑田湖流甚微而芙蓉則已圍而爲圩矣萬歷間官出水衡錢募夫築隄塞菱塞錄而下竹以爲楗最爲鞏固其隄面濶丈有咫基倚之多置閘堰於上閒以啓閉而堰用置車其車有川牛者用帆者牛一日灌百畦帆則隨其風之所向而設機轉之勞則尊圩之水而注之河旱則引河之水而灌之田歲卽大祲此地獨熟蓋可入三鍾厥田上上而厥賦下下民所以有攤稅之說也考邑東南諸鄉最爲汗下宜畧倣芙蓉之法厚築隄防而隄之外雜樹荏葦兼蔑以爲隄衛西北諸鄉稍高昂則多爲築塘陂池以厚蓄其水而備車挽淤者濬之淺者深之有田而無塘者鑿之通其源於大河而輸其委於溝洫湖卽有使出亦可引之使入獨不能藉其升斗之潤以助雨澤之所不及乎至於運河兩岸南洮屈從諸港以注之湖

北派屈從諸港以達之江而洛社橋跨運河之上爲漕艘之孔道其地稍昂河流易澁商艘蒲載而來至此率多起剝市民習剝淺之利多置小舠以爲奇貨或有意擲磚石以阻其流船或稍壞小舠蟻附爭爲起剝主者勢旁午不及周顧則駕之他竄矣謂宜乘水涸之月一大濬治嚴其磚石之禁驛路之埭塌者橋梁之圮壞者以時增築使民不患于涉而田亦藉之爲衛此職水衡者所當加意也若夫城市之河市民資以謀生而鄉民由之輸稅往時漸積淤塞箭河凡九業已湮其八今所存者惟弓河之一綫脫今不治則寘河之碑將遂爲山巔之石其無等居民之泥沙爲精衛之填也而忽之誠今冉涇里第三箭河業已開通乘此將已湮之河盡行濬鑿俾皆可通舟亦一便也但所濬之泥仍置之河濱土填岸補其坍塌則河以濬而通岸得土而固鄉城兩受其利矣

滴露泉銘

邵寶

臺之始卜也邵子作詩志焉有安得泉分一道來之句既而臺之左右檻下忽傳有泉出焉始涓涓流繼鑿渠而引之則源源如注漸然成池邵子喜名之曰滴露銘

曰一滴一滴有竅無竅雲自地興月從天照青海未枯
黃河非倒薰風南來猴我長嘯

石刻二泉亭

御書頌

徐永言

康熙二十八年春
皇上東巡省工淮甸遂歷江左駐蹕於杭既而渡錢塘抵
舟迴鑾載經無錫式臨泉上因
御書品泉二字錫焉臣永言恭承
聖藻伏覩

天威惠蒙清問寵渥逾涯緬茲二泉名蓋天下久矣向惟
草野猥置甲乙至於
九重之品藻闕焉未聞何幸及臣承乏之年獲覩曠世之
舉既懸勝山亭又勒之貞珉用垂萬禩臣不勝踴躍之
情敬拜稽首乃作頌曰

於赫

宸游戒我六龍淮水湯湯爰謀廠工亦既至止哀此飛鴻
乃沛恩波肆赦於東五湖之濱三江之滸亭傳無驚式
歌且舞遂駐西泠諮諏疾苦曾彼方隅江衿鐵弩工祝
厥貢稽山之陽平成底績以開百王追維禹功珪瓚斯

將具告將歸毋遠毋荒我瞻旋旆悠悠翠華民之區區
食芹孔嘉飭我燈火於湖之涯襁負來觀桂枑不加有
秘清泉九龍之麓維
皇始巡駐蹕以矚適茲五載重邀
宸渥臨之酌之爰加品目伊昔桑苧恣心幽討
帝鑒不違高名是保用錫璿題星迴日皦頡迹羲圖方茲
非寶何以傳之琬琰之鐫何以求之新亭翼然朱甍鳥
革綠字鸞騫神靈所守於萬斯年臣叨製錦愧懵所矜
已分飄蓬長辭雨露
帝曰往哉是惟民譽借寇何當撫躬滋懼歲彼淵泉時維
聖澤臣敢或忘飲水是飭清風作頌希蹤往冊謹佩
玉音服之無斁

記海烈婦事　陸次雲

海烈婦徐人陳再益妻也陳質而愚海秀而慧康熙六
年時因秋漲水沒荒廬無所得食陳有所知宦雲間謀
往寄迹海曰人事不嘗千里投親未知何似不如休矣
陳强之同適毘陵而聞所知者遷于閩矣遑遑無倚僑
僦於常有楊二者常之無賴也偶窺見海託交于陳因
其窶濟以金陳甚德于楊結昆弟海曰楊非善類無近
也陳勿聽楊窺氏多方海益閉影不得間林顯瑞者運

丁之豪滑也素與楊善楊遇之告以遇一國色不得近林曰子何不說彼再益者爲我掌書記而使其孳妻附舟以歸則我與若皆可得志矣楊以告陳陳悅甚海不可曰楊非端人則林亦必楊之類也楊尚不可近矧就林以處乎陳慍曰非是便安能歸未見之人子何必其不善也又强之甫登漕艘而林遽遣陳適吳門矣海在舟正襟孤坐顏雖似玉而冷嚴過霜雪楊與林相計於舟中張樂演潘艷戲劇希動之命舟婦邀海海不視是日命舟師藍九持牲醴祀河神藍至神廟牲血忽自濺躍盤盂外蓋神怒林行勿享也林以爲藍勿戒甚怒詈藍恨之林視海無如何楊勸以操刀往刦之至夜半林往刦海海大呼隣舟以爲逐賊共擒林急遁海徧搜窗窗並鑰閉不得出乃自縊林大懼楊爲匿屍米中欲俟人靜投諸河林與藍九金求其潛往姑蘇謀再益約謀成當厚值藍夙恨林鳴之官令即捕林隨于米中覓海屍屍出而察其眉宇見其愁瘁之中含正氣凜然肅然神奕奕衣裳襟帶之間密級層縫無少罅也其爲死計審矣陳歸哭悔已無及林定辟楊二猝思兎脫爲同舟之人擒擊斃於石陸子曰海烈婦禋祀毘陵宇內共聞之矣而知其名者未悉其事言或多殊將失其實余

爲畧而傳之懼傳疑也

入荆溪題　　蘇軾

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言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菓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載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

跋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卷　　謝采伯

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不知何緣流落人間公之名節文章豈待贊嘆今觀其詞翰凛然不可迫眎豈以窮達得喪動其心者哉文集中亦有此一奏藁其辭加詳意者以此狀爲簡畧不足以動君父之聽故改用加詳者不然即先上此奏未能從欲而再用文集所載者俱未可知也當時玉音竟俞其請天地之大德君父之大義盡矣後之閱斯文者想例以爲不祥之金不復留字僕生也晚不揆固陋輙疥卷末云

跋國山碑　　趙明誠

右吳禪國山碑其前叙孫皓即位以後郡國祥瑞凡千餘言其後云乃以涒灘之歲欽若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記號天璽又云丞相沇太殿璆大司空韜等以爲

今衆瑞畢至四表納貢九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典錄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典國山之陰告祭刋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按皓以丙申歲改元天璽碑言君灘之歲是也皓淫虐無道神人憤疾而羣臣方稱述符瑞讚頌功德益刻石後四年遂爲晉所俘矣

跋遂初堂書目後

魏了翁

予生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聞儲書之盛又恨不能如劉道原假館於春明者寶慶初元冬得罪南遷過錫山訪前廣德使君則書厄于火者累月矣因惟國朝以來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孫長孺自唐僖宗爲椒書

樓二字國朝之藏書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于火江元叔及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爲臧獲竊去市人裂之以藉物其入於安陸張氏者傳之未久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輿南陽井氏皆以藏書名凡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而元符中蕩爲烟埃晁文簡累世所藏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斯理殆不可曉聖賢不過托之憲言以垂世示後所以共天命而植民彝也兼收並蓄博覽精索以淑其身以待後之人此何辜于天而厄之爾極也使子孫不能守如張江王李

之家是故可恨若孫宋晁氏則子孫知守之矣而火攻其外矧如尤氏子孫克世厥家益莫可曉雖然是穮是袞雖有饑饉亦有豐年吾知有穮袞耳豐凶非我知也尤氏子孫其尚思所以勿替先志云

跋周平西畫像　　危山

宜興周平西公所遺畫像見存石刻樹于祠廟上有宋嘉定間縣丞洪君僩跋語曰僞唐集賢學士徐鍇有公畫像贊今贊存而像不傳因葺祠宇訪得舊像命工刻之琬琰然則洪君既刻其像必不遺其贊也今像雖存而贊無攷此予所以不能無憾焉因編文集而繪其像於首使四方觀者有以知公之容儀而興夫景慕之心矣尚望博學君子倘有得其贊者爲能增入集中庶其全美也

跋蘇東坡手書　　徐溥

吾鄉山水佳勝昔蘇文忠公愛而居之故其名益著公之居此其事特見于文集與郡志中至訪其手迹僅有所題斬蛟橋八字而已若此種橘一帖乃長洲李應禎攜以示予者竊喜此爲陽羨故事也遂用摹刻于石臨視惟謹不敢失眞既又得公乞居常州奏狀及予家舊藏一小簡言買田事者復次第刻之而周益公謝采伯

跋語各附其後蓋其考據歲月皆精當可覽若元人一二題跋亦不甚棄焉刻完歸置洑溪書堂所以起鄉人子弟景仰先賢之意豈其筆畫之妙而已哉

單旻

跋吳中水利書

水利一書宋進士宜興單鍔所著元祐間蘇文忠公知杭州事聞其有水學召問乃以書并圖上獻書云鍔存心水利凡三十年謂有水學信然文忠以其策可用錄上上不果行皇朝來吳中水患滋甚每遣官督治工曹及盡錄宏治壬子科南省策姚主政預焉板行是書未及問及此士子不能條答旻近閱家乘洎縣志始祖諱錫與文忠爲同榜進士又妻其甥女自眉山同徙居宜興因占籍鍔乃錫之弟是泰爲雲孫之輩因鍔全書貯之家塾後有董水利者效規則圖回較塲屋者觀學待問未必無小補云

萬江

廟廡位次圖跋

萬歷八年秋丁先日入文廟省潔神位及兩廡從祀先賢先儒次序慮無可攷易致紊亂偶得山東鄒文宗所刻位次圖一幅閱之寶之因畫石竪於先師座右歲甲申禮臣議題昭代三賢准入廡祀然三賢相迭出在陳胡爲同時王稍後去世未遠尚或昧考則嗣是以往又

可知矣復將原碑翻刻次序三賢于先儒文清薛先生之下仍空位以俟將來庶後之考今得猶今之考昔嗟此學職事也歲時滌廟無遺覽于斯焉萬歷十三年六月

跋李子振藏忠毅公遺札　魏允枏

此江陰李忠毅公與其兄伯發公手札也其從子子振裝而軸之以示余曰家大人與先忠毅幼同學長同居三十年無一間言先忠毅之罹瑨禍也家大人踵檻車而北是時金吾衛卒邏偵甚嚴不爲少沮既而竟持先忠毅喪歸越一年而鉤黨禁解家大人詣北闕訟冤贈恤如楊左家大人于兄弟之誼可謂無恨矣先忠毅工于文顧未嘗以善書名恐手澤之日就湮聚生平往來筆札藏之于篋幾三十年矣展此書如見先忠毅焉小子敢不敬承乞子一言以誌不朽余謝不敏既而閱之長或竟牘短僅數言大率家庭語耳竊怪先生與公少同學長同舫卽朝夕往來之札亦甚易得何以藏之不少散軼耶要之天性爻愛不忍棄置所以愛護而寶惜之如此其至也君子于是乎稱子振之賢余觀今之所謂佳公子者往往鮮衣怒馬與閭左相徵逐不則請謁上官持吏長短爲鄉里之所側目不則日事家人生產

蒼頭持券于前童子持籌于側盱衡抵掌權子母逐什一語刺刺不休至於圖書古蹟拉雜催燒之不盡卽一二儒雅之流或輕家雞愛野鶩失之近而求諸遠未有承親志重手澤如子振者今子振傳之子孫子孫發篋陳書而觀之必曰先忠毅之篤于友愛也如此余祖若曾所以愛護而寶惜之也如此魏某能推余祖若曾之意不厭娓娓言之也如此亦將勒之於石藏之名山千百世之後遂與泰碑漢碣並傳不朽未可知也夫好奇識古之士操金都市之間求先賢遺蹟不吝什百使知有李忠毅公之書尚在人間不大快乎哉然而有幸不幸焉向者不遇賢父兄子弟則亦拉雜催燒之已耳安得千百世之後尚有李忠毅公之書與泰碑漢碣並傳不朽也哉

常州府志卷之三十八

摭遺

摭遺者雜志也志其遺事不倫不叙可喜可愕而其間莫不有懲勸感發者存焉載之志中則不合置之志外又不可故於編末附見之此猶王子年拾遺之記田子藝志餘之書怪偶近於齊諧雅則同於世說言近指遠即小觀大亦士君子所不可忽也作摭遺志

武進

陶穀錢塘人有道術當漢末來隱居五湖時大旱蝗太

守奉印綬請爲無錫令穀慨然嘆曰民苦旱災如此安得不救之往修六事行彈災之術三日雨蝗盡死穀乃遁去

東鄉太湖吳庚申歲有軍士五百人將破堰先以酒肉祈神約令水涸夜夢神云塘水卽竭若見巨鱗慎勿殺也又有銅釜並不可發明往尺水翕然而盡得白魚形狀非常小人貪利剖五百人一釜內須臾復得銅釜又發之水便暴出五百人一時沒溺唯督差得存說其事今其地猶名五百波

毘陵村人韓文見鹿產一女子在地遂收養之及長度爲女冠梁武帝爲別立一觀號曰鹿娘後死武帝致祭聞棺中異香開棺視之不見骸骨蓋尸解也葬於毘陵號爲真山

劉挹爲蘭陵令高爽詰之挹子無故人之懷爽從閣下過取筆題鼓面云身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遽央挹體肥壯腰帶十圍故以此嘲之融詩稱盛唐傑作豈不足傳其子包佶而不爲融立傳乎

蕭穎士嘗濟爪洲有二少年熟視之謂似鄱陽忠烈王包融延陵人以詩名舊志載其子包佶而不爲融立傳

後穎士於盱眙邑令署見吏檜盜五六人至則二少

年在焉詢之乃盜發鄱陽王塚見其色如生也又嘗
遊陳留有老人目之愴然曰郎君何似梁故鄱陽王
潁士曰吾祖也老人曰吾姓左嘗爲王書佐問其年
三百二十七歲矣
延陵包隰因追趕選限沂舟隋河命僮僕助牽挽過符
離縣西古樹下有穴樹根盤屈若廢井然一僕失足
墮久之方出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文曰旁有
川上有道八百年中逢拷栳衆莫知所謂墜者曰吾
小名呼栳栳也
高紳早歲寓橫山冲虛觀有泉味極甘謂可比惠山泉
太平興國中以太常少卿出宰故里章聖特命其子
燮直爲尉俾就養焉首訪是泉廢已久至是復勝溯
郡別駕董黃中作詩序其事名高家父子泉
張誠旌孝俾宋元豐七年毘陵華直內所重建也誠須
城人自祖綰六世同居男女少長合一百十七口以
耕漁爲業每旦坐堂上集子弟分工授事皆整容悚
息而出不敢少怠南渡後徙居毘陵子孫以文學取
科第爲毘陵望族是碑沒於郡人薛埜之家園元至
治壬戌因治地得之植於庭後復失之
蕪長公寓常最久相傳寓常時遺一妾已有孕適孫氏

七月而生子後數歲長公復來常妾携子往見請名因名之曰覿謂既賣復見也今觀子巷顯子橋蓋其遺蹟云按覿登大觀進士有文學歷官吏部尚書壽九十餘卒葛立方作韻語陽秋載東坡自海南歸覿方髫齔謁東坡命屬對曰衛門稚子璠璵器覿應聲曰翰苑仙人錦繡腸東坡嘆異曰真璠璵器也周必大作孫尚書鴻慶集序亦載此事二公皆宋人說似可信特不及遣妾意爲賢者諱耶明萬歷間兵備梁景泉脩長公祠有生員孫某者自陳爲公後願守香火太守歐陽東鳳以其事傳疑白於梁逐之

常州一村媼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畢炊飯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近臭惡者乃自食良久天忽晝暝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朗身乃在近舍林中懷掖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晡明旦視囊米復如故故寶之終身

楊龜山政和元年辛卯五十九歲三月四日初寓毘陵居龜巢巷六日早謁鄉志完時志完已病龜山至臥內見之猶問時事如何龜巢巷在周仙巷口

錢公輔中甲科高第王荆公爲其母墓銘不稱其科甲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公輔意不滿以書與邑荆公不可曰文自有意不能改也一科第市井小兒粗知詩賦者皆可得何足道哉余學士墓在余宅港今名余墓墩未詳何人明嘉靖間諸生蔣懷珍嘗館其地夜夢絳衣博帶者呼其名曰汝奈何令童子溺我寢所蔣驚異之遂徙去舊傳宋熙寧間有僧智容善相與吳興朱行中善每許行中爲狀元殿試後行中復訪智容於相國寺偶一士人入寺智容驚嗟曰狀元爲此子奪去矣詢之則毘陵余中也及臚傳余果第一朱次之今所云余當即余之誤然余中之墓自在宜興

徐婦娼也元至正壬辰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婦見獲寇命佐酒婦憤詈弗從賊刺殺之未幾浙江平章章定統兵克復儒流多以從逆伏誅

湯國公和守常州嗜酒好殺因張士誠鄰壤嚴間諜有行刑者王德甫每受命殺人行至州橋以刀背撅之下水多不死或械繫以待其醒多得免曾孫輿探花尚書元孫沂副憲後又有萬歷巳未進士之桂一云有唐姓者爲水人頭乘公醉時命殺人即以木頭擲

於前公明曰遂不問後其子孫七世貴顯

方正學門人某建文初見削奪親藩太甚力諫正學不聽遂被髮佯狂歌哭市中正學被禍時突入臥室攫其幼子而去以綠絲繫之書一六字衫上置常州府橋前有賣腐金翁晨起得之撫以為子冒金姓故謝文肅弔正學詩有孫枝一葉是君恩之句正學祠堂記亦載此事後嗣有發解者以六字似六字復改金為陸焉

永樂中毘陵陳濟善記書文皇謂為兩腳書櫥古人號書櫥者有矣此云兩腳者文皇亦善諧謔也

毘陵呂琪於宏治甲寅春郊行遇一巳故府隸出票示曰我身又充東嶽役卒今承批勾七十二人汝亦有名汝當往幹家事我往浙江一月即至矣琪歸以告諸子曰有三願未畢某五喪未舉欲殯之一也某女二十未嫁二也某路未脩三也亟命諸子畢此三事而後治後事以待死既而數月無他除夕復遇前卒謂曰向勾攝至途中忽有免提牌云以汝陽世有三善獨釋汝一人更加壽二十年琪果越二十年而卒

施老人者邑之南鄉人明嘉靖間大旱太守與城隍神對鎖壇前三晝夜守臺神告曰城南有携傘老人請

之來可致雨太守遣四人候南門外日午果有老人携破傘至四人挾之見太守守揖之曰請汝祈雨老人辭不能太守曰汝第焚香致禱即不驗吾不罪也老人叩禱三日果大雨如注太守問居家有何陰德曰知種田耳問何故持傘曰一生不敢對三光唾溺持傘以障身也後老人卒死人夢見老人曰吾爲此間土地至今所祀土地稱施老人云

孔灣在高山馬凹之東四面環山明嘉靖間有花氏居焉遂名花家坳萬歷丁巳春花氏營葬得一古穴其棺座以鐵牛六頭下穿水道達於外誌石稱宋致政蔣公諱世隆宜興人卽其長君棟所誌也內有云某月日葬於江陰軍來春鄉覩山孔灣之原武江之界

韓耕遠往江西值亂後白骨如山貧人以竹籬拾骨貨賣每百觔值二錢耕遠日買數觔埋於空野歸過鄱陽湖夢神告曰子有大難賴埋骨之力吾當救汝贈油衣一襲衣之覺與同舟人俱若墮水中惟耕遠衣不濕衆始駭異

毛古庵先生著毘陵正學編列諸儒姓氏十二人楊龜山時鄒道卿浩周教授孚先周坑始恭先唐秘書彥

思鄒編脩柄喻玉泉樗胡蒼梧珵尤遂初袤李小山
祥蔣實齋重珍謝龜巢應芳各爲小傳
府基後舊有河形萬歷癸酉間施觀民爲郡守復浚之
因避民居稍迤邐於東南民間言大魁當出無錫在
郡東南也甲戌無錫孫繼皐果爲殿元後日錢守成
爲郡守又浚之次年乙未孫慎行登一甲第三甲辰
吳宗達亦登一甲第三咸以爲浚河之應云
萬歷間[illegible]事者唐太常鶴徵若人物傳記則
皆出於明經陳無英邁手時設局陳烈帝祠一夕邁
醉臥邑宰晏文輝命役召之飲役至不見邁見婦人
之衣縞素者盈於室驚走出曰陳貢生他往耶抑挈
家至耶又何衆也遲疑久之晏命二胥至促之見役
方逡巡月下告之故進復如初三人復驚疑佇立者
久一胥曰吾曹奉命至不可羈遂群趨衆婦人皆忽
不見搴帷視之則鼾然睡者邁也驚致晏命邁[illegible]醉
偕往具陳所見晏以爲誕邁曰然或有之晏請[illegible]故
曰前日唐太常以節婦之載志藁者甚繁欲稍[illegible]之
邁亦以爲然今得無諸節婦之靈耶晏大嘆息明日
語太常遂盡載入志
編修吳中行疏江陵奪情廷杖即日出國門許文穆公

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贈之曰班班者何卞和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

京口舊有江渡萬歷間一舟子既滿載忽言昨夢神告我明日莫渡一假三官齋人諸君有此幸勿相累舟中數人叢指某甲曰此人是也遽促之登岸岍上人問何爲吃假齋某曰我武進縣隸實不茹齋每奉差入鄉追捕見鄉民以我故殺生必以三官齋却之同輩惡我故獲此名適指我者亦我同輩也語未絕狂風起舟覆同舟人皆溺死

啟間江陰李忠毅應昇以左遷瑞魏忠賢被逮緹騎坐西察院常民恟恟頃刻集數千人瓦石交擲欲斃緹騎而奪忠毅忠毅涕泣長跪求免衆不顧會日暮散去郡守曾樓夜潛出緹騎於竇中忠毅亦踰垣出隨緹騎北發黎明士民復集索緹騎不得乃閧然散不然蘇州五人之事先見於常矣

崇禎間有商早行至海子口見捕蛙者擕蛙一巨筐商探囊金買釋之捕蛙者窺商資厚誘至家啖以腐漿夫妻乘間遽搤其喉用泥丸塞口鼻反接之沉河中復壓以腐磨一片侵晨適鹽司船自上流來群蛙繞船鳴噪甫開窓群蛙躍入案上一巨者鳴聲尤慘逐

之不去鹽司曰若等有寃乎可導吾隸人往蛙果入水且鳴且躍數隸從岸上尾之至新開蛙沉水底銜一片衣裾出因獲得商尸鹽司遽令吏遍索村落間腐磨之無蓋者遂擒得捕蛙人杖殺之

崇禎間有徽商過東門三官堂見大士像剝落捐十金畀僧修葺僧窺其囊心動因留宿乘夜縊殺之明晨適有鴨官經其地見一美婦入巷疑僧所私也急蹤跡之破扉入遍搜得商尸救之獲甦因縛僧送官斃於杖

崇禎十二年歲大旱蝗蝻被野邑人鄧文燦建議請於縣令馬公令民捕蝗詣縣者計石給錢文燦願輸其家私錢助給是歲掩捕畧盡蝗不爲災馬公義之爲白於臺臺給冠帶旌其門文燦性至孝母病思鮮魚不即得後遂終身不食魚輕財樂施予粥糜醫藥棺槥之施殆無虛日遭歲饑鄉里賴以存活者甚衆然家實無餘貲也前後三舉善行一再舉鄉飲賓長史皆以爲宜年四十餘始舉一子其後諸孫繁衍論者謂爲善之報云子衡以詩文著名 有文集行世 一名長蘅

萬歷武進吳仲以運軍疲做請皆給三分之一俟二年之後并減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其益報可

是吳仲有功於國今祀典未及亦一缺事也

印先天寧寺水月房僧本姓邵北鄉人入京住寂照寺養生堂司火骨事每至火期印先卽繞棺誦經一火百十棺一日闍一棺中有聲異之衆僧駭走印先命火頭僧速開棺宛然一婦人也年二十餘詢之爲嘗熟人王姓十三歲爲某將軍娶至京生一子七齡將軍夫人鞭撻至死急納之棺不謂又得生也印先乃命住奶房奶房者育嬰處也後訪其事果然其子私出見母涕泣甚哀馮益都相國知之以嫁某令印先自此凡有送棺至者輒詳視細審一年之內出男女七人印先司事一載後還毘陵爲康熙二十年事也

鄒忠公祠旁爲舊察院地察院毀於火界址不復辨有指祠基爲官地遂揑居民告佃指稱編入城租册內而寃未嘗編也康熙乙卯鄒族鳴之官邑令郭萃於敗壁中得故明巡撫曹時聘及知縣晏文輝碑記四址劃然立辨其誣乃盡復鄒祠侵地

癸亥八月五日陳玉堪挐舟自姑蘇還距錫山十五里許忽遇怪風空中旋起舟欹水面水汩汩入前後兩舟皆覆自分必死倏而舟觸有聲風雨昏霾不可目視已而覺稍定則岸矣舟子云頃見風雨中一物巨

如牛自船頭沒河豈鬼物耶岸上一老農至舟前曰君舟何幸耶適見三舟皆覆中一舟雖覆若有物從水面挾之行者不謂即君舟也嗟乎以予德薄之人而竟脫於難歸得見老母痛定思痛不覺喟然長嘆回思瀕險時心力反定正如莊子云知其無可如何而安若命也既而思予方奉

朝命纂修邑乘舟中携校志本內有忠孝節義二卷數年來幾經蒐訪而得率多泯沒無聞之人志藁粗具別無副本倘問水濱則諸人必致湮滅豈諸人之靈特以此相予舟耶不知何修而至此也

無錫

李德裕在中書好惠山泉置水遞以進皮日休爲詩譏之曰丞相當思煑茗時郡侯催發只嫌遲吳關去國三千里莫笑楊妃愛荔支

紹興辛巳高宗視師江上至無錫幸惠山酌泉泉上汲桶有吳安二字蓋閽吏姓名而侍衛見之皆喜謂吳地可安也

尤文簡公致政歸不居許舍山專居束帶河大第數步即出西關渡梁溪因造圃於其上題曰樂溪後有高岡可供眺望左種梅數百株右種海棠亦數百株花

時最是勝觀公嘗爲瑞鷓鴣詞各一首詠之

倪雲林平生不畫人物惟龍門生一幅有之不用印章有一方曰荆蠻民而已

洪武中周受誼者生宋景定歷元至明年百有十六帝聞而召見賜之酒復其家後茹文中年百有四在京師英宗召見賜冠帶宴之順天府受誼弇州作崑山人

尤誠者字無僞授經吳門弟子百餘人景泰中誠爲泰府伴讀將之官徵束修於諸生歲荒不能得而吳人多釀酒酒不售則人抱一罌饋尤尤笑諾而置之家徒手入秦明年甲戌元旦大雪三日積八尺餘老穉不能出戶誠父曰務樸遂取酒使蒼頭循門而飲之數日百甕皆盡而所活人亦甚衆

陳文剛世居州巷和豐坊爲里中學究積善不求人知天順四年某月縣西街郭忞家火文剛居其左僅障一土牆而火不入飛越右隣延燒三百餘家陳之檐霤棟宇獨無少損

張養浩字延美剛直慎取與嘗行高橋之南遇醉而鬬者一人墜金於地張拾而默觀焉比鬬已始覺亡金大遑廹潸然出涕張徐呼謂曰男兒何不能慎一言而自令若是向非我則此金不歸與若所爭得失何

如也出金還之其人謀所以報者張不顧而去季子
愷成化甲辰進士
顧誠軒少貧寄食於其姻邵氏嘗早起立門外有富人
鄒雲騎馬入城一僕亦騎而負笥以從下馬携笥如
溷頃之見主已遠遂馳去不知忘其笥也誠軒取笥
立以俟其來舉而還之邵誚讓謂君潦倒如此得千
金而自棄之何也雲聞馳謝願分十一以贈不受有
蘓商某泊舟見其事而義之要以行厚託焉且妻以
女後乃漸昌榮僖公可學副使可久之祖也
鴨城華氏傭曰犢侶甚勤力久之辭去爲頭佗以卜相
術遊四方從一貴璫入京劉瑾召問之頭佗知不可
正忤請間言曰公相貴不可言僧亦不敢言恐公見
縛付西市也瑾心竊喜居之密室頗叅計畫及瑾有
異謀爲辭誓神頭佗遂竊之以告張永因發其事瑾
既誅將召論功已遁去矣
陳廣者字似源儒家子孤貧與顏某有通家之好顏衣
食之廣無能強飯[illegible]已有風疾顏厚之不少異
顏有讐家賄其侍婢[illegible]餅中以進廣微聞之不泄
遽攘主人餅而食之左右方以爲怪頃之廣嘔出細
虫無算問之終無所言及侍俾夜逃人始漸知其事

而廣風疾遂蟄除年至九十有八

張通叅選大節甚著臨終謂吳諭德曰先輩身死國事如施御史許給事諸公皆未與祀典吾累陳之有司末之信也我死勿置我鄉賢以增吾愧施武許靈見忠節傳

五里湖之廟堂里其居人多徐姓偃王後也正德初有名黃毛三者多膂力能掣奔牛尤墓有石虎以足蹴之陷地會劉六劉七叛三偕其里人吳用朱光又大浮山農楊敬楊龍應募爲兵隸指揮王景陽部下後從征岑猛於廣西爲猛所得欲降之三罵賊賊拔其舌而醯之楊龍吳用亦不降見殺朱光楊敬夜走僧庵竊其刀薙髮乃逸二人少嘗讀書光後舉廣西武舉頗有名卒於粵敬嘉靖初爲把總歸死故鄉

黃太僕正色戍瀋陽終日匡坐讀書所携通鑑綱目偶失一帙無由借抄乃濡筆追録所記以補之後勘某事分註中訛兩字而已

蔡少卿亨初爲南陵教諭既五年有都吏謂曰得三百金可擢知縣亨黽勉欲從其請夫人以事未可必勸阻之遂得淮府伴讀歷興府教授皆不得意鬱鬱赴官亡何世宗入繼大統亨以潛邸舊臣拜光祿少卿尋遷太常大被知眷禍福之倚伏如此未可強求也

相傳時有妃蔡氏者蘓人本漁家女微時曾記識亨及入宮被幸上問廷臣中有無親族則以亨對帝一日語及亦不復問是非自是代來之恩加之戚里顧遇彌渥鄉人稱蔡皇親今其諭瑩猶在

趙廷瑞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少爲諸生不售棄而遠遊自言離家十有三年初出時子重華生七齡家累近六七口存亡未可知然叩其故鄉之思久自分絕矣乃其家自廷瑞出後其妻已沒重華壯且冠葬其母嫁姊與妹自誓尋父遂請郵符於郡守浩然賦詩而行本與父不相識則自署其背又爲文遍榜所過宮觀坊市間久之謁武當過太子巖之陰忽見題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至此重華至武當正同月日乃亦慟哭題名其後則萬歷六年也既而遊南陽潁壽東涉淮泗渡江至金陵祭茅山宿觀音寺夢神謂曰汝父未死者三因歷丹陽出常州盜攫其餘資以去唯郵符僅存行乞而前次橫林困甚忽一老僧問所由來告之則曰汝父未死也此去無錫有南禪寺汝第往可矣遂不見其明日果遇一老翁於寺中相見次第叩所以且出郵符驗之各悲喜不自勝遠近傳之相與嘆其孝

感亦寺中一異聞也

王福州永吉前爲定興令會乙丑歲科臣魏大中被逮擬贓五千舉人孫奇逢醵金救之謀於永吉永吉立出百金付孫且復書曰金不於此處用便爲天地間無用之物一時傳之以爲名言茅元儀集及周元亮藏弆集並載其事

天啟乙丑八月將毀東林書院高忠憲公夜召儒學吏潘守命之曰書院毀矣惟是燕居廟孔子神位豈可俱毀吾念惟文廟複壁中可藏特以相託毋泄乃呼燈躬奉神位付潘明年公及於難其後燕居廟再建潘之子華言於衆乃迎而祀焉

天啟甲子鄉試榜將發馬封君希尹夢其亡室徐氏香淚語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寤而文肅公中式報至向甚不解又文肅幼時夢中常咏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後讀文山集見其語每自詫及甲申三月垂縊作家書因及之忠臣孝子亦有定數耶

邑士負才魁岸先後[illegible]顧杲德基嘗上疏求自効言有家貲三[illegible]功邊神宗朝疏多不報乃止杲與友人作[illegible]揭以攻閹黨居金陵者後其人卒柄用敗國事而杲幾罹大禍二人皆好擊劍

使酒俗人見之搖手引匿杲文大雅過鄒工草書楮墨間有英絕氣嘗以兄棻除蕭山令餞之吳閶舟中供帳甚盛飲極酣忽拊膺慟哭坐客皆驚稍稍避去明日放舟遽還終不知

喻工部玉泉墓在東郊廻溪里久漸湮沒邑士張夏言於高僉事世泰而脩復之樹之以碑工人掘地得一白圓石大如盤高二尺上有篆書玉泉二字乃置之新碑之前先是邵文莊謁墓賦詩其落句曰玉泉二字還須碣一束生芻有嗣音若爲此舉而作甚奇

江陰

宋志云晉庾亮自陳祖約蘓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逃遁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録奪舟船亮乃求鎮自効

輟耕録云暨陽之南門橋軍人張旺者素兇狠無賴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恨入髓一夕宿火瓦罌往燒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尚未寢偶聞步履聲穴窓窺之見張前行而殤鬼百數踵其後頃又聞步履聲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二人前導焉吳甚驚怪葢張乃吳常所厚善者旦往叩張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

且曰我實欲毀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寃寃相報無有了時遂棄火歸他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即舍俗出家人咸稱之曰張道人至正五年事

無錫倪方泉容撰震澤紀聞云張士誠僞將莫天祐善用斧號莫老斧據安陽山爲寨好殺人安陽山龍母祠有道人楊道眞凡見天祐將殺人輒以佛譬全活不可勝計天祐後爲胡叅將所擒伏誅道眞世孫名璿登進士官至都御史後科第不絕人謂爲善之報僞左丞朱定據江陰以抗王師刼脇鄉民吳重爲黨吳不從閤門被害止遺孤在襁褓其姑夫陳子璋竊負而育之其子孫復致富盛且有登科第者以爲忠義之報云

東甌襄武王湯和傳永義侯桑世傑[illegible]取馬馱沙[illegible]浦口至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illegible]將攻江陰[illegible]海寇欒瑞世傑奮戟躍馬陷陣死諸將大怒奮擊盡獲海舟擒瑞按江陰於建業爲咽喉號必爭之地人知明初寇江陰者有淮張僞左丞朱定而不知猶有海寇欒瑞也人知保障江陰擒朱定者有江國海國二侯之烈而不知桓糾之將多聚於此而且擒海寇死事者有桑永義世傑也故采而著之

靖難時邑東鄉有某者感事詩曰平地龍蛟起戰爭奔騰海上陷連城烟生趙衛郊墟赤血染青徐草木腥管蔡妄圖終見殺夷齊固讓永傳名十臣一死無餘事厲鬼還期報聖明忠憤勃勃

湯大理沐公餘日錄云予仕武義時適奉部檄旌表節婦朱氏先期召婦入邑蓋鄉民徐信妻年念三寡至其子文敏已年六十矣用彩亭二一置金縷一置文牘題彩聯云喜聞鼓吹喧通市羞殺琵琶過別船一云食茶敢謂當年苦啖蔗方知此日甘一云地無塵土沾荊布天有恩波載栢[illegible]先坐婦導迎遍城市許婦女縱觀仍偕儒官送至其宗[illegible]奉宣德意固臣職之大端表厲風俗尤親民之首務聊竭此心而已吁循吏如公固漢世所稱長者

諸生吳統成于倭寇薄城時儒巾服負木主抱先像拱立城下錢侯見之呼問故急命縋城入

祝允明太倉州儒學記云初兵部尚書徐晞言天下武衛無有司可附者得輒立學宮便詔從之正統戊午太倉衛士查用純以衛與鎮海二武守共一城請如制令建一學

吳時來司李松江奉憲檄至江陰練兵適他郡解倭奴

七級至公憤然作色抽刀呼酒破首取腦立吞數甌曰吾爲錢年兄雪耻矣時錢侯被難後也

老儒薛亶諸生沈受益皆讀書有氣誼人也錢侯變後倭復圍城士大夫作書欲請兵上臺無敢往者亶慨然請往撫院受益請往按院晝伏夜行間關得請援至而圍解設太平燕亶首座受益次之

丐者張關竄入倭營習其語倭狎不相疑乃潛取銃彈入城一日踞堞視倭中飛彈死又賣卜葛生挈子而逃被倭獲疑爲士人置於舟久之倭火藥盡葛請留子爲質而代貲倭聽往藥市既至使同製葛習其法夜半竊子與藥至城下告守者縋入城因是我兵知以銃彈擊賊云兵憲王崇古錄其方後守邊境以此立功

曹鬍子等三十餘人畫濠而守數倭至皆渡水遁獨曹爲殿倭中二大王者追將及城上兵厲聲曰曹鬍子不可追曹回首倭已迫身遂反兵一刺而倒衆乃鼓勇集兵殺之

孫阿佛市中少年也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倭爲木衖裹以水漬牛革攻北城將破孫乘醉登城呼曰倭賊何在俯陴睨笑力舉三四百觔大石審視一擲

聲轟若雷碎木衝打一倭足折反出背上賊乃急退
陸朝郭泰皆曹公廷慧親兵也號驍勇禦倭九里倭十
三人渡水至衆皆走朝泰立高岸不動視先渡者以
檣格殺之繼復橫刀斷檣并落朝一指朝大呼奮前
迎殺群倭乃潰逸

曹簿廷慧力捍危城四十日不寢食卒用火攻退倭論
功陞判蕪州去有戰馬偏百金公以官物留於縣上
臺知之命曰給圍人料銀一錢豢之二十餘年乃死

頤清字可誠顧參知言魯祖也年踰四十未有子妻方
娠適寒夜宿郡邸有女來奔清正襟出庭中比旦託
事辭主人去歸而知是夜即生子

趙邑令錦以嘉靖丁未纂修縣志聘張水南袁同諸生
林文瑛徐鳴玉劉珪蔣隆吳應五人載筆開局延陵
書院於王志中意倒三節婦並心非之而無如林之
堅執何是夜月色皎皎其步院門外林與徐獨見三
婦跪訴神前以兩人沒其苦節也林徐驚汗夾背出
語三人云無所覩林即寢疾五日卒故時人有丹山
已死兩峰寒之句無何徐亦病亡靖志又謂一婦從
中甫入獨不跪葢進士陸呂妻云林號兩峰徐號丹
山

邑志募修以五月十日開局道會劉啟艮與道士周紹芳皆克清靜年踰八旬矣奉縣帖命徒高某抄簡碑文以備採核高某止錄萬歷二十四年修廟碑記至是夜夢城隍神戎服入廟儀衛盛肅呼高讓之曰爾師命汝何以竟遺吳二子之功高叩首不知所對神書畿甸二字於其掌而驚悟又早洗剔壁間石刻正統十年修廟記果有畿甸二字在嘉靖改元重建廟碑則詳白江陰侯吳良改演教寺爲之者

夏正名邑諸生少有異資多讀書落筆輒喜自負萬歷癸丑忽得顛痫科跣狂走臥不擇地時與使熊芝岡歲試學博已注病籍彼亦走至宜興作詩祭儒巾於院門去其詩云殷勤交付破頭巾嫻向金門再獻身草履暮投山寺月木瓶朝吸洞庭雲生涯雪嶺兼梅嶺踪跡山盟共水盟野鶴本來無住着逃儒非是會逃秦自是遂顛不可療然爲人推命卜易多奇驗頗資以自給嘗曰吾特一念錯耳少館顏氏其家好訟因交訟師習刀筆久之見攝魂使者初置之炎爇獄故手足不耐冠履再置颼輪獄故走苦不停云

顏大愚字道民號玉川萬歷中人居楊舍貌奇古眉稜峯起鬚髯尺餘戴華陽巾服大袖衣手執碧玉麈嘗

畜一角鹿一駱駝又一乳虎少得異僧術一日能行五百里一食可盡數升數日可不食家有江田二頃老呈牒當道爲義田遂窮死

相傳江陰稱芙蓉城者以王子高遇周瑤英事此事胡徽之作傳雖王介甫蘓子瞻張文潛諸集間及之然事妖淫置弗詳可也

萬歷間有縫鞵者蒙茸蓬首衣不蔽體獨身寄居廣福寺廡下問其姓曰顧問其名曰無或憐其貧稍給之却不受爲人韃鞵或多予之以示惠取其本值而止見不義富貴者輒肩皮籮唾而疾過

萬歷間趙銘字南賓有以一拳斃其家人者乘其[illegible]金求贖銘察其無他却其餽而自殮其僕視世[illegible]奇挾詐者亦大逕庭矣其子遇字鳳濱能飲一石在楚中醉歸遇虎正色詫曰倘吾生平俯仰有愧當爲若肉虎垂首而逝亦一奇也

李光祖刑部郎貞五世孫年十五失父與弟耀祖相友愛色養孀母其妻偶失歡於姑遂屏之終身不敢近母愛其弟幾八旬未嘗與弟拆爨異財臺司旌爲友愛表俗猶未章其事母孝也

劉因可字叔宗乳名三三居北門外五堡性剛烈有不

撓不逃之槩乙酉七月避亂遇兵同掠者皆降獨罵不屈兵怒斷其頭久之身直立不仆一營驚異弔義城歌云三三劉子義無雙刀鋸臨頭不肯降頭已斷時身尚立重瞳把臂到烏江

趙應選號少泉爲人尚氣節乙酉歿於城一日降乱有詩意氣激烈忠義凜凜子鎔文鉉文棐聲譽卓孫天濟名列國雍天潤酉戌聯捷人咸稱其有隱德云

劉沂自靖邑移居城南世業耕讀閒行九里河口見道旁遺一小箱四望無人因收之而守焉俄一人引一青衣號咷蓬跣而至即失物者箱中黃白等物其數一一不爽盡還之伏地求姓名不對他潛德類如此孫行粲有文行

宜興

邑有周孝侯廟像宋元祐初沈諫夢侯語曰崔汚吾耳汝爲拭之吾賜汝一指力旦往視果與夢符以布拭焉出廟濯布微絞而布裂矣自此勇抗百夫又宣和間盜犯境其徒傅皐者潛至長橋見金甲神叱曰我乃平西將軍也境不可犯盜遂遁去又嘉靖三十九年海寇猖獗城守戒嚴侯墓去地數丈有飛垂成團儼如旗幟搖拽樹杪旬日之間人所共覩侯之威靈

顯著如此見本廟碑記

善權寺殿柱有雷書皆火筆倒書一曰詩米漢一曰謝鈞記一曰詩米漢謝鈞之記入木幾五分字皆行書相傳雷部鬼神筆其來甚久今燬於火

給諫何士晉微時父其孝死於暴橫之手孺人吳氏檢臨命血衣瞷園中桃樹爲之枯夜夢老人持一芝告曰此而家報三七而驗孺人不解所謂後給諫歌鹿鳴時忽有一芝從枯桑中生是時凶黨懼禍翳叢中欲刺士晉爲二虎所搏幾斃澤中事白逮羣凶有一人遁去索十日不獲忽得之近地詢之則二虎

枳其前跬步難越竟抵法屈指計年正符三七之數

國朝順治七年元旦有魚千萬爲羣騈集張渚俗謂之魚朝大者丈餘次亦數尺不避人人亦莫有捕者遠迺安者華仲儀僕仲儀戍淮貲盡無所得食安因求事乾沒日以所得歸給其主後有王朋者亦華氏傭王爲郡諸生誤殺其族人之僕朋徑詣官言主有事郡學去邑百里殺人者朋也歷訊任益力竟死獄中又李松者龔錫爵僕龔父暴卒有利其貲者謀殺其孤而取之松乘夜冒雪負孤而走金沙村得免後輔王

勤苦二十餘年至錫爵登進士松乃死又姚錄者從
其主姚期網運入都期罹法東廠捕之亟期出祿守
舍遂自言期子縛之去道遇期亂以他語期乃逸祿
至官榜掠甚酷堅言父逃事久得解歸
陳周朱貴皆江陰許容僕嘉靖癸丑倭內犯有司僉民
兵赴援周貴皆隨其主往接戰崇明沙貴先登所殺
過當身被數鎗死後倭犯楊舍周與主禦之廟旁戰
數合失利容以身免周死之次日容集兵來擊倭焚
舟去